

怀念冠西

傅通先

策水平、高明的办报理念、高深的文字功底、高致的生活情趣，做出了骄人的办报业绩，在全国省级党报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他特别重视抓好报纸的“灵魂”，经常亲自撰写社论，在办公室阳台上苦心孤诣，精心构思。夏日更是“赤膊上阵”，挑灯夜战。他说：“写社论很少有省委分管书记一次通过的。不少社论都是改而又改，有的要送三五次甚至十多次修改清样。”

辛勤耕耘有回报。由他和薛涛、厉德馨等优秀笔杆子写的多篇社论，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批转其他省级党报转载；有的社论还经毛主席亲笔修改，让浙江日报大添光彩。

其次是着力抓好典型。毛主席视察浙江农科所、毛主席视察小营巷，冠西都指派最得力的记者前往采访，写出了影响巨大的通讯。劳动模范陈有生、陈双田等典型人物的隆重推出和连续报道，影响深远。

他力求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提高“新闻价值”，增强“指导性、知识性、趣味性”，提倡“苏州园林式的编排形式”，并经营好“试验田”。他嘱咐原政文组主编谷云冰：“三版是编委会报纸改革的试验田，你要当好田长，带领全组同志搞好这块试验田。”今年95岁的谷云冰忆及此事，至今感奋不已：冠西几乎天天下午或晚上，都到政文组来同大家聊天，为副刊改版出谋划策。副刊先后开辟了“新人速写”“知识小品”“浙江历史人物志”“西溪词语”等20多个读者喜闻乐见的栏目，满园春色，带动整个三版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培养优秀办报人才，是冠西矢志不移的目标。徐永辉、刘新、郑梦熊、谢仲甫、江坪、吕韶羽、袁一凡、张金庄、杜荣进、贝新荣、彭汝春、吴有德、杨炳这些当年名闻遐迩的“台柱子”，哪一位不是他倾心栽培的？！

摄影记者徐永辉是冠西培养人才的典范。1951年4月26日，徐永辉拍了张迎接劳动节的照片，洗印成6寸照发给刚上任的于冠西，原以为又会照例“豆腐干”见报。谁知新总

编笑道：“这张照片拍得好，原大见报好不好？”徐永辉一阵激动，大喜过望：“破天荒啊！”

身为摄影行家手里的于冠西，经常与徐永辉探讨照片的主题挖掘和取景、构图、用光、人物神态，尽力为徐永辉拍照提供条件。有次在欢迎一位外国元首的仪式上，警卫人员阻拦徐永辉上第一辆引导车。在场的于冠西立即与警卫处长商量：“明天照片见不了报谁负责？！”帮助自己的爱将圆满完成了任务。

徐永辉1950年冬在嘉兴七星乡二村拍了农民叶根土一家五口衣衫褴褛的合影，10年后重访叶家，恰逢叶根土女儿桂凤出嫁。叶根土取出徐永辉当年拍的照片给了即将出嫁的女儿。徐永辉立即拍下了这番情景，标题取为《桂凤的婚礼》。这组照片引起具有强烈新闻敏感的冠西的浓厚兴趣：“好！主题深刻，视角独特，这不就是农民的翻身家史？”他帮助把标题改为《陪嫁的“传家宝”》，在副刊加按语发表，后又配以自己擅长的诗歌《一户人家十年间》载出，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在冠西的悉心指导下，徐永辉跟踪报道50年，冠西又为他著文推荐。由此，徐永辉成为中国新闻史上跟踪报道第一人，不但荣获中国新闻奖、登上春晚舞台亮相，还被众多媒体推出100多个整版加以报道。

现年92岁的徐永辉谈起冠西对自己的培养，依然十分激动：“永世难忘他的恩德！”

刘新原本是沙文汉省长的秘书，调入浙报后受分组影响，手脚不够放开，于冠西鼓励他不要被分工所束缚，激发了他的主动性。冠西还亲自帮他选题改稿，经常指导他读书学习。心血浇灌鲜花，经过几年努力，刘新成长为一位得心应手的名记者。

报社原本只有少数几位大学生，冠西一直希望从高校引入新鲜血液。1965年春，他派人到社教工作团去挑选了13名尚待分配工作的63届大学毕业生，1966年春又挑选了14名64届大学生，使报社采编队伍的文化层次上了一个新台阶。

很荣幸，我也在第一批挑选之列。1965年5月20日报到时，就有人告知：总编辑于冠西夸你呢，说“要来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此后30多年，我一直得到冠西的教育和恩待。

冠西一直住在原竹竿巷77号一幢精致小洋楼，高墙深院，假山幽径。1975年5月，我有幸搬家人住小洋楼与冠西为邻。他不仅让我看他的满屋藏书，欣赏他种的多种花木，还教我多识花木虫鸟之名。他是散文名家，常教我：“写散文一要有真情实感，二要有生活积累，三要有文字功底。”“文章要以质量取胜，以见解取胜。”“游记可以文字优美华丽，可以平实质朴，贵在出之于心，融之于情。”他先后出版的个人散文、随笔、诗歌专著《欧游纪事》《记者日记》《牧笛集》《林之静美》《冠西散文》《冠西选集》都签名盖章赠送给我阅读学习。

1978年8月，我的第一篇散文《杭州植物园漫步》在浙报发表，他看到后立即打来电话鼓励：“文章写得好，要坚持写下去，结集出版。”

1987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堂游踪》出版，冠西又亲自为我写序，肯定“这些文章，几乎篇篇都给人以新鲜感”，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来，由他和萧乾、徐开垒、王西彦等名家组成的专门评委会，又将此书评为“浙江省新时期十年优秀散文集”。

怀着感恩的崇敬心情，今年9月27日上午，我与冠西同志的爱女米河一起去南山公墓，向冠西和他的夫人、曾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的秦风敬献花篮，擦拭墓碑。碑阴刻着冠西自撰的墓志铭：“钱江之水，浩浩荡荡。西湖群山，宁静安详。一生写照，得其所哉！”我恭敬地站立墓前，虔诚朗声祷告：“冠西同志，我和您的爱女米河看望你们来了。我永远感恩您的教导和关怀，永远铭记您对浙江新闻事业的开拓和贡献。现在，浙江日报事业兴旺，人才济济。你们泉下有知，可以放心！”

艺境



纸本重彩《游离》黄华斌 作

家在街边

张耀辉

还有个儿子，以前老跟我们玩。

说到店铺，柴桥头街道边是矾山这个工业集镇最热闹的所在，浙闽往来，商贸旺达，街道边四组房子自建成以来一直都有开店铺。我大姐告诉我，我家店铺最早是开理发店的。有时打烊后，那时才六七岁的姐姐会找出师傅的大小剪刀，在自己的衣服和裤子上切切剪剪。我能记得的，店铺先后有理发店、新华书店、缝纫店、钟表修理店、药店和小吃店。我上小学光景，会瞒着父母，常趴在店铺三层板的缝隙间，向下细看，发现有掉落的硬币就用筷子夹起，当成自己的零花钱。这些租我家的店铺中，陈孝勇的手表店人气旺盛，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此窥见到矾山江湖故事和风水传奇。如今矾山肉蒸的传承人朱思勤和他福鼎前岐妻子辛苦打理的浙闽风味小吃店的美味，一想起就令人垂涎。

我拍下光明巷5号那间厝的门牌，褪去油漆的木门，粗粝的马赛克墙面，这是建在新华街17号后面我的家，我上大学后爸爸妈妈省吃俭用给我盖的尚未装修上的三层楼。我曾经在三楼的后房间，无数次远望“窗外”的那个“梦中女孩”，我知道自己平凡，一次次默默地走近又走开。青春的记忆葳蕤无比，故乡的月

光依照窗外。我在书写着的字里行间和“柴桥头”千篇推文中回归故里，频频回首，回到柴桥头，看天看地看街头巷尾，看水向西流看人来人往，让曾经一起吹过的风，掀起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再次吹拂彼此的青丝和白发，看见不断老去中陈旧的自己。

有人把时间比喻成流水，一去不返。我在涟漪、浪花和波涛深处，打捞出细节、故事和情愫，邂逅人情世故、旧雨新知，提炼出岁月的晶体，记忆的板块，让时间凝固，可触可感，回声荡漾，在雪泥鸿爪中岁月缝花，以这样的方式笃定来路和归途。

我走到钢筋、水泥和大理石重修的柴桥头，扶靠石栏，下意识过桥下的矾山溪看看，桥下是一溪秀水，群群红鱼争食嬉戏。凝视良久，眼前淡淡地浮现出一洼洼由白色沙砾碎石铺就的溪床，及至丰水期，大溪两旁水草青青。如今，童少时的水声和草叶上的露珠，不知蒸腾何处。碰到一些以前的厝边楼尾，有的对我直呼姓名，有的叫我老师，有的叫我叔叔伯伯，问我孩子问我工作问我健康。我一一回答。

若去街道边，柴桥头上新挂的灯笼方方正正，里面青灯盏盏，像家乡的矾矿石一样，沉甸甸的，又闪烁着光芒。

踏歌行

劈波斩浪 扬帆远航

王贺文

这天上午我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等着收看从南湖驶来的“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我们站在船首瞭望我们奋力划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梦想

新时代以来的10年征程漫漫“中国号”巨轮战狂风、斩巨浪绕过险滩暗礁沿途的景色是那么耀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华大地染得火红火红中华儿女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中国号”巨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犁田让我见证浩瀚铺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将写入民族复兴的伟大诗篇！

我虽是一名年届退休的老兵看到承载中国梦、强军梦的巨轮破浪前行感到肩上的责任依然很重我列队在出征的队伍里向着领导核心指引的方向重整行装远航！

家有一老

曹香玲

一阵阵花香从窗口飘来，如蜜一般，是桂花开了。那根细长的树干上，撑起一个圆顶状的花盖头，黄灿灿的四瓣花，在夕阳里增添了不少的色彩，桂花香，夕阳美。

人一老，季节显得空旷，卸去劳作重任的公公更关注节日的到来，打开橱柜、冰箱，看看招待的物品是否齐全。没念过书的公公，曾获得“优秀小队会计”“优秀信用社理事”的荣誉。公公说，他是凭着自己的“形象记忆法”，记住村民名字与数字。他把队里的工分账、粮食账、肥料账记得一清二楚；哪些收支应列入公益金，哪些应列入公积金，一一归类。公公这种毫不含糊、用心做事的风格，如今仍保留着。

树大分枝杈。87岁的公公与83岁的婆婆，结婚已64年，像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生生不息。如今，这个大家庭已有34位成员。

假日，亲人如鸟儿归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太外公、太外婆”，含辛茹苦的养育化为亲切的叫声，公公咧咧嘴应着，嘴角都上扬到耳垂。

最为惊喜的，是远嫁绍兴的女儿回来，以前回来一次要辗转两天，而今公公说，现在开车方便，你们要多来几次，听说绍兴的外甥女获得全市围棋比赛第一名，进入省队时，公公开心地说，真不错啊！

喜讯时常会重复传播着，像和煦的微风，将家的味道涂抹出绚丽的色彩。

一大早，公公就用松毛点燃封炉，做他的拿手菜：红烧肉、腊肉咸菜豆腐煲，或腊肉萝卜煲。两个柱状圆口的封炉，是公公用铁皮和泥土做的，用炭火慢慢炖，在四五个小时的文火中，鲜美的肉汁均匀释放，红烧肉软嫩，色泽红亮，小孩子咽着口水，爬上凳子，用小手抓着，就往嘴里塞。炭火烧的腊肉不柴、不腻，那丝丝油香，像儿时吃到一块肉一样，很是难忘，这味道就公公烧得出来，在别处吃不到。

公公一家八口，他自己书没得念，肉没得吃，一年两头猪全卖了，供孩子们上学。现在猪羊牛肉吃不完，他却不想吃了。

八年前的端午节，公公的体内少了一个器官——胃，多了一根根的插管。手术当晚，爱人与我通宵陪床，麻药醒来之后的公公，用手缓慢地顺着肚子摸去，摸到那些插管，他想要拔掉，爱人赶紧扶他的手挪开，轻声地安慰着。一颗眼泪在公公的眼眶里打转，我的鼻子一阵发酸。没胃的日子里，公公说衣服里好像有风擦拭着他的刀口，痒得像蚂蚁在爬，医生说那是刀伤在恢复。没胃的日子里，公公的脾气似乎急躁了许多。记得公公术后第一个节日，大家买来鱼、虾、螃蟹、猪肉，公公一看到就嚷着，好腥味啊，这么多东西买来食得了吗？

公公需吃易消化的粥、面，这么大鱼大肉的，他吃不了，我们竟忘了他的感受，彼此的眼神流露出愧疚。不能怪公公脾气变坏，我望着坐在封炉前，烧着红烧肉、腊肉煲的公公，想着是不是不能咀嚼许多食物，而少了一种愉悦感？

开饭了，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坐不下，就站着吃。有人叫公公餐桌上“横头”，我想，公公看着大家津津有味地吃鱼虾，会不会生气？公公平静地说，你们坐下吃吧。带大家都吃了，他又笑着说，多吃点啊！他夹了喜欢吃的萝卜、土豆，端着一小碗面条，坐在一旁吃。美味似乎与他无缘。

有时婆婆劝他多吃点，他会嚷嚷：“食多了发胀，难受。”吃下的食物无处安放，只能少吃多餐。他吃东西尤其注意，面对一道道好菜，从不多吃一口，零食、水果只是浅尝而已。他严格自律，瘦得脖子像根皮筋似的。有村里人说公公没口福，公公说：“千金难买来老来瘦，我的福气就是我一帮儿女。”

人一老，对身体的担忧会对号入座。公公因风湿性关节炎，晚上睡觉时双腿会“膨膨”地敲床板，睡眠时间很短。

有一次，爱人接公公住院，他的脸庞像被刀削一样，说话声轻得如蚊子叫，我赶紧搀扶他，他微微抬起另一只手臂，说：“不用扶。”他五指在发抖，颤巍巍的。公公是一个倔强而不服输的人，但此时他怀疑自己得了大病。医生检查治疗后，对公公说，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要加强营养。出院后，公公在小叔的工厂里休养了几天，小姑做的饭菜花样多又可口，公公的脸庞渐渐饱满而红润了。家有一老是个宝，愿我们家的宝吃得再胖一些，未来的路更长一些。